

SHONGYANYINGLIECONGSHU · 1990

小萝卜头和他的小伙伴

重庆出版社
杨小谊 著



红岩英烈丛书



红岩英烈丛书

小萝卜头和他的小伙伴

杨小谊 著

重庆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010号

责任编辑 李晓峰

封面设计 冯 华 郑象贤

插 图 康 宁

杨 小 谊 著

小萝卜头和他的小伙伴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、发 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375 插页 2 字数 37 千

1986年1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二版第三次印刷

印数: 18001—23000

*

ISBN 7-5366-1317-2/I·232(儿)

定价: 0.85元

朋友，你知道小萝卜头么？你到过重庆歌乐山，去看过那曾浸透了烈士鲜血的土地，寻访过烈士的踪迹么？

小萝卜头是谁？看过《红岩》的人，都不会忘记这本小说里描写的小萝卜头的梦，和他那令人难以忘却的模样。小萝卜头这个人物并不完全是虚构的，他的原型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，名叫宋振中。宋振中的爸爸宋绮云、妈妈徐林侠都是共产党员。宋绮云担任过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，又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老友。宋振中的童年跟他父母一起，在敌人的秘密监狱里渡过。

这个自称为“老政治犯”的孩子，身材瘦小，细如磨心的脖子上，挑着个大脑袋；由于营养不良，长到五岁走路还不稳当，总是摇摇晃晃的。敌人万万没料到，就是这个弱不经风的孩子，竟成了革命志士在狱中传递情报的“小交通”！著名

共产党员罗世文、许晓轩都是他的忘年之交，将他视为自己忠实可靠的小战友。

每当小萝卜头的形象浮现在我的眼前，我就会联想起这样一个问题：在阴云密布的息烽监狱，在愁云紧锁的白公馆，在血雨腥风的“中美合作所”里，除了小萝卜头之外，是否还有象他一样的小烈士？在这些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特殊战场上，有没有和他同呼吸、共患难的小伙伴和他并肩战斗？

事实的回答是肯定的。除了小萝卜头之外，还有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“老政治犯”：如曾经当过流浪儿、后来在渣滓洞集中营里和特务英勇斗争的蒲小路；还有在狱中呱呱坠地的“监狱之花”……

可是，无论是勇敢的蒲小路，还是襁褓中的“监狱之花”，他们都不曾和小萝卜头见过面，更不可能在那个特殊战场上和他共同战斗过。那末，在那些把鲜血抛洒在集中营里的小伙伴中间，谁和他共同战斗过呢？他们之中，谁才算得上是“监龄”最长的“老政治犯”呢？

这些问题颇耐人寻味，但却不是容易回答的。

我曾为此思索，寻访了多年。沿着小萝卜头的历史踪迹，我曾经遍访了他们那群小伙伴经历

过的地方，查对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和他们有关的人和材料。透过历史的重重帷幕，现在，我终于可以这样回答了：在小萝卜头他们那一群小“政治犯”中间，资格最老的该是杨拯中。小萝卜头牺牲那年才九岁，当时，杨拯中却已被囚禁达十二年之久了。从来到人世的第一天起就被关进监狱的，还有杨拯中的妹妹杨拯贵。他们都曾是小萝卜头最相好的患难朋友。他们俩都是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孩子。

“虎 山 行”

杨拯中八岁那年，自由极了。他象突然长出了翅膀似的，竟自由地飞向了全世界许多有名的地方。他跟着爸爸杨虎城和妈妈谢葆真，飘洋过海，几乎遍游了欧亚美三大洲。

那是1937年7月，中国开始了艰苦的抗日战争。1936年，他爸爸因为要求抗日，和爱国将领张学良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，向当时南京政府负责人蒋介石实行兵谏，在西安扣留了这个独裁者。

蒋介石迫于民意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的条件，使这一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。但蒋介石被放回南京后，便背信弃义，把张学良关了起来。又逼迫杨虎城于1937年6月出国，途经日本，赴美、英、法、瑞等国“考察”。尽管杨虎城出国半月后，全国抗日战争即行爆发，他一再电告蒋介石，要求回国抗战，蒋介石却再三拖延不予答复，不让他回国为抗日出力。

八岁的拯中，很难理解父母的处境和心思，刚出国那些日子里，他总是瞪大好奇的眼睛，去观赏那神秘而新奇的海外世界。静寂的日本海港，高耸入云的纽约摩天大楼，英伦三岛密集的工业区，法国巴黎繁华的闹市，瑞士阿尔卑斯山绝妙的自然风光，都曾使他兴奋，陶醉。以后，在拯中的脑海里，这些新鲜的印象便渐渐淡漠了，忘记了。唯一还清晰地留在他记忆里的似乎只有这样两个印象：一个是 he 跟随他父母游览阿尔卑斯山时留下的；另一个则是乘船经过苏伊士运河时深深地铭刻在他记忆中的……

——深秋时分。当阿尔卑斯山展现在拯中眼前的时候，他简直被它绝妙的景色迷住了。他全神贯注地想象着那山、那树为什么那样美时，他几乎忘怀了周围的一切。恰恰在这时，他耳畔突然响起了一句低沉的问话，不禁使他为之一

震：

“杨主任，阿尔卑斯山这么好的风景，你为什么不看？”

拯中回过头来，才注意到：他爸爸根本没有看阿尔卑斯山的风景，只是低头沉思，也不回答随同人员的问话。人们都默默地注视着他。

隔了一会，拯中终于听见爸爸说出了这样一句话：“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再好，我看，也没有泰山好。”

爸爸讲话的声音不高，但感情深沉而强烈，特别是他那悲愤而严峻的神情，使拯中全身都不觉颤抖了。

——也是深秋时分。他们乘坐的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，缓缓地靠近岸边。一群流浪儿聚集在岸上，一边喊叫着，一边向船头远远地伸出手来。一些乘客伏在栏杆上，把银币扔向空中，沉进河底。流浪儿一个个脱光破烂的衣衫，争先恐后地跳进冰凉的河里，潜入水底。流浪儿的嘴都冻乌了，但他们还是把那些沉入水底的银币摸了起来，然后，用他们乌黑的、颤抖不已的嘴唇把银币含在口中，游出了水面。轮船上的乘客叫喊着，又把一些银币扔进河里，逗引更多的流浪儿跳入运河，供他们取乐，拯中看得高兴，也取出一枚银币，刚想往河里扔，他的手便被他妈妈的手抓住了。



“拯中，你不能这样捉弄他们！”妈妈严肃地盯着他，“你要把钱给他们，应当等轮船靠岸以后。”

船泊岸了。妈妈和拯中手牵手地上了河岸。

“把你的钱拿出来。”

拯中将捏着银币的手伸出去，妈妈拉起他的手，递向路边的流浪儿，叮咛他：“把钱放在手里。就这样给他。”

拯中把银币给了流浪儿。妈妈赞许地点了点头。流浪儿感激地望着他，拯中避开了那孩子真诚的目光，红着脸耷下了脑袋。

“拯中，还有吗？还想给，你就这样给他们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船加足水和燃料，又鸣笛启航了。轮船起锚后，缓缓离开了河岸。这时，岸上的流浪儿们正向他们挥手告别。拯中一眼瞥见刚才收下他银币的那个黄皮肤流浪儿的身边，站着一个同样肤色，瘦骨嶙峋的老人。老人踉踉跄跄追到河边，赤脚站在水里，和流浪儿一起扬起了双手，拯中清楚地听见那老人用枯涩而沙哑的声音，向拯中和他父母高声喊道：“谢谢你们——中国的好人！谢谢你们——远来的同胞！”

轮船震动了一下，就要加速了。拯中的心也为之一震。他又看见站在运河上的老人，招手把流浪儿唤过来，然后抱起他，声嘶力竭地向着远去的轮船喊道：

“好人！好人啊！……请你们把这个可怜的

孩子带回祖国去吧！”

船离岸更远了。轮船长鸣的汽笛声，船机加速发出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淹没了老人的呼喊声。接着，轮船一侧身，老人的身影消失了。拯中眼前，只留下一片滚滚波涛。并听见爸爸对妈妈小声叹道：“要是中国还不富强起来，那么中国孩子的命运就会和那流浪儿一样啊！”

妈妈把头蓦地转向一边，凝视着翻卷的浪花，默默无语。在沉闷的浪涛声中，拯中似乎又一次听见了那流浪异国的老人的呼喊声……此时，拯中忽然觉得，自己的心和父母的心靠得更近了！

正因为这样，当爸爸决定回国参加抗战时，拯中便高兴地跟着父母踏上了归国的路。1937年11月30日，爸爸毅然乘机去南昌面见蒋介石，要求立刻奔赴抗日前线，并关照拯中和他妈妈尽快回西安老家去。拯中在爸爸起飞后的第三天，便跟着妈妈坐飞机回到了西安。

拯中母子刚在西安住下，就听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：一贯背信弃义、当时正坐在全国陆海空三军统帅宝座上的蒋介石，竟然再一次不顾民族大义，在爸爸到达南昌时，便悍然将他秘密囚禁起来。直到这时拯中才知道：他们一家从国外回来时，刚到香港，便被蒋介石派遣的特务秘密监视了起来；当爸爸乘坐的民航班机从香港起飞，

中途在长沙加油时，蒋介石派在那里守候的特务头子戴笠便拘押了爸爸，然后挟持他去了南昌。

他妈妈决定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到爸爸身边去。许多亲友都支持妈妈这一勇敢的决定，但也有人劝阻妈妈道：“你知道蒋介石的为人……你一定要去？那可是个老虎窝啊！”

“我什么都想过了。我这是‘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’！”

“拯中，你呢？”

“我也去。我要跟妈妈到爸爸那里去。”

亲友们走后，妈妈悄声问他：“你真要去？”

“当然要去！我不怕老虎，我要跟妈妈在一起。”

拯中跟着妈妈离开西安，找他爸爸去了。可是，他并没有很快就找到爸爸。

那时候，南京、上海全被日本人占了，蒋介石政府迁到了武汉。他们不知道爸爸被关在什么地方。母子俩好不容易来到武汉，向特务头子要人，戴笠却把母子俩秘密囚禁了起来。大半年过去了。1938年秋天，拯中快满九岁的时候，他和妈妈才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里，在湖南桃源县罗坪乡下的国民党秘密监狱里见到了爸爸。

这时，直到这时，拯中才深深地体尝到长期

秘密监禁的寂寞和艰苦。他们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了。无数个白天和黑夜，只能呆在一座乡间小庙里，竟日能够看到的只有庙里泥塑木雕的菩萨，以及随处可见的蛛网。刚见到爸爸那一瞬间，拯中几乎认不出来了：爸爸又黑又瘦，面带菜色，长长的头发和胡须象丛生的乱草，只有深陷的眼窝里透出的目光，仍然是那样刚毅、亲切……

“家”

不久，拯中听说日本军队打进湖南省境，他们连这样偏僻的乡间小庙也住不成了。1938年，他们一家被特务押解着，向西南方向起程了。

他们来到“天无三日晴”的贵州，最初被囚禁在对外叫做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行辕”的贵州息烽监狱里。蒋介石深怕靠近川黔公路的息烽可能走漏风声，又派出鹰犬，在万山丛中找到一处名叫玄天洞的山洞，把拯中一家转移到那里。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玄天洞集中营，就成了

他们居住多年的“家”。

玄天洞是隐匿在一座巨岩下的大山洞，洞口高约二十公尺，宽约七十公尺，洞深约百十公尺。洞口上坚硬的巨岩，厚达七十公尺，直插云霄。在阴森森的洞里，有一座名叫玄天观的古庙。特务把古庙里的香案、神像拆掉，又将正殿隔成了几间屋，然后，就把拯中一家人囚禁在里面的一间屋里。古庙和正殿里的其他房舍里，住满了监视他们的特务人员。

谁都想象得到，这个终年不见阳光的“家”会有多么黑暗、阴森和潮湿，室内的霉臭气味，令人窒息。从九岁开始，拯中便不得不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里生活下去。

拯中在这个“家”里最大的享受便是他有机会在洞口停留的瞬间。在那里，他不仅可以呼吸到洞外的新鲜空气，还能看到一个远比玄天洞里面大得多的世界；有时候，他甚至能从茫茫雾海的深处看到一丝丝难得见到的阳光。

毫无疑问，拯中最幸福的时刻，莫过于听爸爸讲故事，或跟着妈妈学习写字、绘画。特别是爸爸讲的那些中国历代民族英雄救亡图存的故事，每一次，都使他听得如痴如醉，激动不已。也几乎是每一次听完故事后，他都要妈妈把故事里那些英雄的像画出来。但是，拯中在听爸爸讲

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也并不自由。往往是爸爸正讲得起劲、他也正听得出神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爸爸突然一言不发；后来他才懂得，原来是特务们偷偷溜了进来，想窃听爸爸谈些什么。从此以后，拯中听他爸爸讲话时，也学会了时刻提防特务。一发现特务溜进来，他便悄悄拉一下爸爸的衣角，杨将军立刻就闭上嘴，什么也不讲了。

拯中在这个“家”里，也有他自己的秘密。玄天观正殿的后面，有一个宽广的洞穴，洞穴里筑有几层台阶；每一层台阶上，都竖立着许多泥塑木雕、千姿百态的神像。这些地方，自然是拯中游玩的场所；这些景物，自然也是他学习绘画的模特儿。每当站在那些泥塑木雕的神像前，拯中就想起了妈妈给他画的那些民族英雄像，他总觉得二者之间是那么相似，又那么不相似；他蹲在黑暗的洞穴里，看着那些神像的模糊影子，不断地把指头伸向洞穴的石壁，在那上面画个不停……自然，这都是他爸爸、妈妈不知道的。更不知道他画得困倦了，还常常去洞穴深处的一个暗井边饮泉水，听蟋蟀唱歌。

拯中常站在洞口向外了望。其实，在那人迹罕见、雨雾弥茫的深山里，他能见到的世界真是太小了。浮现在他眼前的，除了云雾，还是云雾，就象他和父母在太平洋上看见的海上迷雾一

样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严严地罩在湿漉漉的雾帐之中，分不清哪是海，哪是雾。雾散云开的罕见时光，玄天洞外才隐隐露出连绵不断的山峰，但总是刚刚看见，一阵风过去，那山峰又隐进了茫茫雾海。在团团雾气中，特务和宪兵的身影像幽灵般若隐若现。他站在洞口眺望无数次，却难得看到更宽广的世界，只是每隔一二月，才看见一长串背着米面和薪炭的农民，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，匆匆从山下爬上来，又匆匆下山去……

这就是他们的“家”。拯中不是一年两年，而是要无限期地在这个孤寂、单调的“家”里生活下去。

拯中是一个非常聪明、活泼、可爱的孩子。每天早上，当微弱的光线射进玄天洞，他意识到天又亮了，便翻身起来，开始朗读他心爱的课文。父母总是兴致勃勃地听他那吐音娴熟的诵读声。当他朗读文天祥所作的《正气歌》时，爸爸就露出赞许的微笑，在一旁轻轻击掌。

日子久了，拯中又发现，尽管父母总是高兴地听他朗读，但他们却有自己的心事。不然的话，妈妈听着听着为什么忽然把头转向洞口外，背过脸去悄悄揩拭眼泪？不然的话，爸爸听着听着为什么会突然收敛了笑容，拳头捏得紧紧的，把指关节捏得“咯咯”作响呢？

对父母这些异常的反应，拯中感到困惑不解。为了能让父母高兴起来，他唯一能够办到的，是更加认真地朗读爸爸给他选定的课文。

父母的忧虑也成了孩子的心思。随着岁月的推移，拯中发现，父母似乎也察觉出自己心中的不安了。他总想掩饰自己这种郁闷的心绪，他不愿再让父母为自己操心了。略略使拯中感到宽慰的是，父母从来也不曾询问过他。有时候，他与父母相对无言地坐着，彼此都避开对方的目光。四周静静的，只听见洞穴深处的泉水在“叮咚、叮咚”地流淌。

这时候，拯中又回忆起在湖南乡下和爸爸重逢的情景。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拯中和妈妈被特务押解到一个新的秘密囚禁地点。枪栓在黑暗中碰撞的声音，在夜幕中幽灵般游荡的看守特务的身影，使他稚嫩的心灵颤抖起来。他们被推进一间低矮的农家房舍。只见黑糊糊的屋角里，豆大的油灯弱光闪照下，坐着一个长着胡须，正在抽吸叶子烟的老人。从那老人吸叶子烟时闪出的火星中，看清他手中的烟杆足有几尺长。他还没看清这老人的面孔，这老人却早已认出了他们。他蓦地扔下那长烟杆，张开双臂，从黑黝黝的屋角迎上前来。“您……受苦了！”妈妈认出了那老人，抚摸着 he 长长的胡须和蓬乱的头发，哽咽着说不